

邵建泼：残缺亦是一种美



邵建泼系列陶瓷作品在永嘉县首届残疾人艺术作品展出



工作坊



邵建泼(右)和师傅邵窑烧造技艺传承人章才

很多时候，邵建泼几乎要忘了，上天在他腿上留下了一点不完美的痕迹，日常行动略有不便，他便愈发专注地坐着，从学习设计到接触瓷器、陶瓷，他知道，艺术从不是高屋建瓴，而是你我都可以。

艺术之美触动心灵

若是在以前，有人取笑邵建泼的腿，他会直截了当地用拳头反击，但现在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43岁，成熟了，有人嘲讽就当开个玩笑过去了。少一份刚烈，多一丝宽和，这是邵建泼多年来的沉淀，与其说是生活带给他的，不妨说是艺术带给他的。

“从小就喜欢画画，画画的过程很沉浸很专注，父母家人也比较支持，因为我身体的关系，他们可能觉得更多还是要保护我吧，让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”也因此，邵建泼的学生时代多了一份自由，对于身体的缺陷倒也不那么在意。“一直没觉得自己比别人差，但是多少有点想证明自己的意思吧。”后来，邵建泼考上了中国美术学院，成为本地少有的专业科班院校毕业的艺术家，开始在设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还一度获得了亚太年鉴“优秀奖”、亚太年鉴双年度“银奖”、德国红点奖等。但诸多荣誉之下，邵建泼却渐渐发觉之前那种“争一口气”的想法似乎没有任何意义。

“获得这些奖项的时候，其实内心没有说有什么特别的触动，反而挺淡定的，真正的快乐不是来源于别人的认可，而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可，久而久之发现，还是艺术创作的过程最令人感到幸福。”因为长期在设计行业扎根，邵建泼对中式美学也有所了解，茶道和瓷器作为中国美学、文化的典型象征，也令邵建泼为之深深着迷。

“一度非常痴狂，四处去搜集自己喜欢的作品，瓷器的这种釉色变化，和玉石一样的晶莹剔透，让人在把玩的时候，总能萌生一些愉悦心情。”尤其是青瓷釉色光亮、淡雅清幽，给人以宁静清新之感，所谓“姿如玉，色如松”，这种“尚玉”的审美意识和“以玉比德”的人格象征，都颇令邵建泼向往。

“因为喜欢玩瓷器，四处寻瓷的过程中也结识了不少艺术家，包括瓯窑烧造技艺传承人章才老师，与他很聊得来，我也是透过他才知道，原来我们本地的瓯窑有着这么悠久的历史 and 领先的技艺。”也是在那时候开始，邵建泼渐渐有了另一个打算，从设计转身投入瓷器行业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亲身感受这一抔土、一窑火产生的碰撞和奇迹。

瓯窑文化成就新的“使命”

在与瓯窑烧造技艺传承人章才多年接触学习中，邵建泼对家乡的瓯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也惋惜于瓯窑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。“甚至我自己接触瓷器这么多年，一开始都以为瓯窑只是个‘追随者’的身份，而不是‘革新者’。”

但据历史和考古文献证明，早在东汉晚期，永嘉已是最早烧制青瓷的少数地区之一。晋代文学家潘岳有《笙赋》云：“披黄苞以授甘，倾缥瓷以酌醑。”点名赞瓯窑，瓯窑在当时名士眼中的地位可见一斑。“瓯窑几乎可以说是‘百瓷之祖’的这么一个历史地位，尤其是瓯窑烧制技术成熟后具有革命性创新的釉下褐彩与缥瓷，两者无一例外，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”

也因此得知章才老师复兴瓯窑的计划后便毫不犹豫加入，至今学习瓯窑制作已有5年多时间。“作为温州瓯窑浙甯青瓷执行经理，其实更多的精力都在运营上面，制作还是以章才老师为主，我纯粹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器物才开始学习的，但真正接触后发现，当中的奥妙无限。”

比如褐色点彩，最早出现在瓷器上时，可以说是一种“瑕疵”。但这种自然浑成的效果，给工艺以启迪，于是就有了后来有目的地在局部施加含铁釉料的新工艺。这种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技术，也一直为瓯窑所传承。“可能是因为本身身体的原因，我对‘残缺’有另一种理解，一件过于完美的器具，我反而觉得不够真实，倒是那些意外的、有些不完美的器皿，反而能品出一些别样的美感来。”不久前，在残联的组织下，邵建泼还带了一些聋哑学生前来体验制作瓯窑，寂寂无声中，是比寻常人更多的专注和沉浸，邵建泼相信他们一定也有相同的体会。“先天的残缺，可能会让我们的思想更敏感一些，但这对于我们体验、创作来说，未尝不是一个优势，我也是希望他们也能够由此了解瓯窑、爱上瓯窑、加入瓯窑。”

邵建泼说，瓯窑最吸引他的地方还在于，它的素雅与日常，这也是他的瓯窑之路最想实现的效果。“一直以来，瓯窑与生活的联系非常紧密，像我们现在方言里的‘甌’‘甌钵’(音，闲聊)等等，都是从瓯窑中引申而来，我们烧制的瓯窑也是往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研发，包括我们的坯胚和釉料都是自己调配的，一方面还原瓯窑最本真的色彩，一方面要适应现代人的使用需求。”邵建泼表示，这也是他如今找到的一份“新的使命”。

记者 厉梦瑶/文 汪学斌/摄



农闲之余，夏建兴喜欢坐在孙镇草坪的小摊子上，写写字喝喝茶



35岁返回家乡，想为瓯窑小镇增添一点文艺氛围

2002年，夏建兴携妻子回到家乡永嘉生儿育女，“本来没想过结婚，但是她非说就要跟着我，我也不知道她看上我哪点，结婚以后不能同居无定所了，我就把她带回了老家。”为了谋生，夏建兴找了一份开三轮车的工作，由于彼时瓯窑小镇周边交通不便，夏建兴的载客收入也算有一定的稳定来源。

“那时候正好赶上瓯窑小镇的建设开发，很多艺术家入驻，也让我们当地村民感到非常开心和期待，街道跟部门鼓励我们多多参与进来，发挥自己的才艺，给瓯窑小镇造势，我写字的小摊子也就重新开张了，有人愿意买就卖，有的也送人，主要是想参与其中，给咱们村里再添一点文艺的氛围。”

夏建兴说，自己就是单纯喜欢艺术，上小学时他曾看过家中亲友写了一手好字，羡慕不已，因此时时要求自己多多练字。“天赋可能有，但更多还是硬逼着自己练出来的，很多事情我没见过就算了，但是我既然见过了这些好的，我喜欢的，我就一定要去学。”这么多年来，夏建兴的一身本领基本都是自学成才，书法、画画、二胡、笛子等等，领进门的“师父”大多是全国各地公园里的老人，虽不成系统章法，但足以滋润生活。

“很喜欢去聊这些艺术的话题，虽然我水平有限，但是我特别乐意去听去学，一聊就是个把小时。”这些年夏建兴还迷上了道士唱诵，不久前还去参加了一场道士唱诵比赛，得了第四名。在夏建兴家，一方栽种了许多植物的院子被打理得干干净净虽说腿脚不便，但夏建兴的生活全靠自理，后院的菜地里，还种了不少农作物，番薯、辣椒、生姜、猕猴桃、蓝莓、樱桃等等花样繁多，锄地、播种、除草、施肥也都出自他一人之手。

“妻子在2016年突然去世了，家里的两个孩子都在读书，虽然生活很难，但我要担起责任，眼下我和村里人合伙，做帐篷租赁的生意，自己种菜生活开销也省一点，努力供小孩上完大学。”

靠双拐支撑着跛下，夏建兴用力地挥舞着锄头，身后的田地一点一点翻新，农闲之余，他喜欢坐在孙镇草坪的小摊子上，或写写字或喝茶，多年来，他被要求写过许多字，有的生僻难懂，有的见多不怪，他最中意的是“天道酬勤”这一四字成语，意为上天会酬报勤奋的人，付出的努力一定会有所回报，他说，这也是他从始至终生活的决心。

记者 厉梦瑶/文 陈胜豪/摄

遗失启事

◆遗失 永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开户许可证一份，核准号：J3334004192101，声明作废。

夏建兴：13岁怀揣十元独闯世界，中年归来书写耕读人生

57岁的夏建兴脸上总是挂着笑容，早年流浪的风霜雨露把他的皮肤晒出了层层褶子，笑容一张开，脸上的褶子跟着表情跳动起来，洋溢着一种向上的活力。他双手拄起拐杖，有力地伸出去，支撑着瘦小的身子一跃一跃地走在路上，这条路他已独自一人走了四十多年，而与之相伴的，除了生存，就是文艺。

13岁离家谋生，拄着拐杖走遍全国19个省份、两个国家

夏建兴在找路，一条自己能走的路。一岁多时的一场发烧，永远带走了他靠双腿行走的能力，从记事起，自己的行动就已离不开双拐，长大后，他明白了这是小儿麻痹症带来的重度残疾，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在家庭，还是在社会，都将难有他的立足之地。

“那时家里5个兄弟姐妹，生活很困难，我也不愿意拖累家人，13岁那年偷了爸爸10块钱就离家出走了，一心想着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，看看靠自己的双手究竟能走多远。”

从未出过远门的夏建兴彼时身无长物，家里带出来的钱很快花完，却没有找到任何收入，只能放下尊严四处乞讨，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。“那时候十块钱对于我家来说是很大一笔钱，我不敢回家，饿了只能向路边住户要点吃食，夏天就睡在凉亭里，冬天睡在稻草堆，有时候饿上五六天都没要到饭吃。”在饥饿和迷茫中，大把的时间不知要怎么度过，夏建兴就在路边捡石头砖块写写字，他仅有小学三年级的学历，但是偏偏爱读书写字，看路边的广告牌、看店面的招牌、看废弃的杂志，夏建兴学着勾勾画画，技艺越发惟妙惟肖，渐渐引来了人群的围观。

“流浪到江苏的时候，有一次看到一位独臂的卖艺老人，在那写空心字，我就想自己是不是也可以以此为生，我甚至还有两只手，是不是能做得比他更好。”于是夏建兴决定自创一门倒写空心字的手法，用了两年时间不断练习，终于学有所成。“有时遇到好心人，有一些多余收入，我就去买书看，新华字典几乎都翻烂了，每个生僻字我都认得。”

一本新华字典和一张中国地图，成了夏建兴行囊里为数不多的必需品，就这样拄着拐杖穿街走巷，每到一地，摆摊卖艺，攒够路费，又前往下一个城市，走走停停，转眼间夏建兴独身一人竟也走遍了全国19个省份，还去过越南、缅甸两个国家。“过程中也碰到过很多好心人，和同样残疾的卖艺人，打开了我的眼界和心胸，我在福建结识了一位手脚全残疾的朋友，但他仍自立自强有了一番天地，给了我很大的鼓舞，我的手是健全的，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？”

在外流浪这些年来，夏建兴都是靠卖字画和表演倒写空心字为生，在云南期间，他还结识了妻子，组建了家庭，也由此为他的流浪生涯，划上了句点。

